



上梁大吉

□王海波

闲来无事,在网上刷短视频,偶然间刷到了一个盖房子打夯的,用的是以前那种老式夯,五个人拽绳,中间一人掌握方向,并且负责打夯号子的领唱。老的领夯人,喊出的号子就像唱歌,抑扬顿挫催人奋进节奏感十足。短视频一发,立马引来了无数人的回忆……

那时候盖房子和娶媳妇一样,在农村绝对属于大事的行列。结了婚娶了媳妇,然后就面临着和老人及弟兄们分家。分家看似一件小事,却不是一般人能办得了的。需要村委会的人到场主持,需要本家族最有名望的长者到场见证。大到每一间房,小到锅碗瓢勺、小板凳都要经过分家仪式讲清楚分公平。比如家里老房子就三间,弟兄三个加老人,四家子分,咋分也有“吃亏”的,这时候就用到了中国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分配规则:抓阄,谁抓着是谁的,抓不到的只能自认倒霉。“倒霉”的男人一般都默不作声,但自认为吃了亏的媳妇,晚上免不了揪着自家男人的耳朵臭骂一顿。分家的全部内容以及今后赡养老人的具体事宜,都要形成正式的书面材料,然后参与分家的爷几个及见证人都要签名按手印。不会写字的就只能按手印了。我们

我的老家埭口,以前是水陆码头,很多船只在这里停靠周转。县志有载:“东南至登莱,北至天津,横渡山海关等处,可一帆而至。旧为运粮径道,商舶辐辏,轮船往来,沿海渔铺,舟以千计。”

之所以当时水运成一派繁华之景象,据说原因有二:一是盗匪横行,水运较陆运安全;二是陆运交通工具老旧落后,而水运快速且价廉。因此,无棣的漕运、海运畅通不衰,埭口也由渔村发展成为商埠。

据老人回忆,当时埭口大桥下面经常停泊着来自宁波、温州等南方的大货轮和大驳船!好多的外地人知埭口码头而不知无棣县,可见埭口声名在外。

我很小的时候,是没去过海洋码头的,只大概记得埭口街上总是人来人往,好多来做水产生意的外地人,也有好多去海洋码头拉海货,捡海货的村里人。后来大了些,能跟着姐姐或是领着弟弟出去了,才知道埭口桥北边的河滩,靠近边防的地方有个好玩的去处——海洋码头。

这时的海洋码头已经停用,好像改到了更北边的地方。一条曾经无数人踏过的水泥路在丛生的杂草间半掩半露,路的尽头是一大片铁板,铁板上有密密麻麻的半圆小包,这些小圆包被踩得锃明瓦亮。铁板四周的边沿用厚木条围了一圈,下面被一根根铁管牢牢撑起,跟底部的铁管相连。靠近水的铁管更粗更大,经由长年的浸泡,有些地方锈迹斑斑,有些地方已经薄得可以看见里面的积水和躲在深处的小鱼小虾。

海洋码头没有了昔日的繁华,却成了埭口街上孩子们的乐

村的大个子舍大爷当年分家的时候,还闹了个笑话:他不识字,分家协议上有父亲两个字,他问人家,父亲是啥?俺家没有这个东西。舍大爷的一句话成了我们村以后几十年两三代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分完家后,没有分到老宅基地老房子的小家庭,马上面临的一件急迫工作便是划宅基地盖新房。刚刚成家立业自立门户的“小”男人这时候要充分担当起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。既要找村里落实划宅基地的事宜,又要为盖新房备好充足的资金,这是重中之重。算来算去咋算咋不够的时候,只能厚着脸皮,去亲戚家借钱。当然这时候还是要从自家的亲兄弟开始。一般关系好的自家兄弟姐妹,不等开口便会主动问一声:盖屋的钱准备的咋样了?不够说就行,我给你准备了点。怕媳妇的男人还会加上一句:这事千万别让你嫂子知道啊!那时候盖房不像现在,都是包工包料拿钱完事,那时候的工人,都是街坊邻里一家出一个男劳力,也需要几个妇女,负责烧火做饭。所有人的付出都是半义务,每出一天工,大队里有工分补助。吃饭也不是每天都管,重要的有四顿:开工酒、打地基、上梁、完工酒。

园。从它身上踏过的不再是一双双急匆匆的水靴脏足,而是一只只洒着阳光的小脚丫;不再是一个个喘着粗气的壮硕汉子,而是一条条刚游上岸的“小泥鳅”;不再是一筐筐淌着腥气的沉重货物,而是一声声银铃般的惊呼和感叹。

我们去海洋码头一般是走十字街北边,边防那条路。从大坝沿着一条斜坡自上而下,尽头是一间小砖屋,据说这里是海洋码头算账出货的地方。我的印象里,好像看到过有人在这里出入办公,我还依稀记得某一天在那里得到了一粒冰糖。那粒冰糖小而秀气,跟家里需要砸着吃的大块黄冰糖完全不同。它是透明的,像浮在水缸里爸爸从东湾挑回来的小冰块,又像房檐下倒挂的冰凌断裂而成的小冰粒。现在知道那是单晶冰糖,它的味道也很特别,较黄冰糖的醇甜,它则多了丝清香。

我妈在供销社招待所上班时,曾发生过一件偷窃案。当时我妈把派出所的人领到现场,也就是给人住客人登记收钱的大木桌前,说抽屉的锁好好的,不知里面的钱咋就给偷了。我们姐弟从没见过公安办案,都兴奋地在大人身下钻来钻去。

办案人员这里看看,那里瞧瞧,便发现了端倪。被偷的抽屉在中间,而它左边的抽屉没有上锁。小偷就是把左边的抽屉抽出来,然后从间隙把手伸进去,一张一张把钱给夹出来的。因为那种推拉抽屉的两边相对桌面要低很多,手能很轻松地伸进去。后来好像是查出了小偷,是来海洋码头联系业务的。

其中上梁的工作,是整个盖房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。

上梁有很多讲究,大多都是为了图个吉利。首先是写对联,上梁之前需要在房梁上贴一些对联。一般都是请来村里德高望重的文化人来执笔。大红的对联上面写着:吉日上梁增百福,良辰立柱纳千祥、上梁欣逢黄道日,立柱巧遇紫微星、吉时吉日来上梁,金银珠宝进家堂、上梁大吉等等诸多吉祥话语。还要在梁上挂一串五帝钱,也是图个祖祖辈辈财运亨通的寓意。当然在上梁的时候还有必不可少的放鞭炮,寓意鞭炮一响,黄金万两。上梁的工作,最考验工头的智慧和协调能力。工头一般都站在墙上指挥,由于檩条不一定是直的,也不一定是干木头,而是存在一定的水分,需要考虑弯檩条上苇箔和瓦片之后转动的问题,考虑檩条水分散失后的变形问题,它们直接影响以后使用过程中屋顶漏不漏雨的事。而这些都是需要工头在上梁的时候,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做出正确的判断。

我家和爷爷奶奶叔叔分家以后,盖的第一座房子是1982年盖的。当时虽然已经结束了大锅饭的历史,进入了改革开放,但许多农村依然保留着集体耕种吃工分

我那时经常跟小伙伴们在海洋码头玩耍,最常做的就是沿着铁板的管子爬到下面去。涨潮时,海水会没过下面的粗管子。我们并不惊慌,因为知道这已经是最高点。我们站在粗管子上,把脚丫伸下去,任由上涨的海水一浪一浪没过脚面。有时兔羔子鱼会从脚心穿过,随着我们的惊呼,它吓得溜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有时小螃蟹也会贴着管子的边沿,小心翼翼的经过。它举着小钳子,遮掩着灰色的身体,躲躲闪闪的,自以为逃过了我们的眼睛,洋洋得意地离开。

水泥路的东边,海洋码头跟大坝之间有一片荒地,长而开阔。夏天时长满杂草、芦苇和荆条。我跟伙伴们在杂草间奔跑追逐,草丛间的蚂蚱便闻声而动,翅膀一震,扑棱棱一下子飞走了。我们跟在后面追,有时候为追一只蚂蚱会跑到很远,向右边望,海洋码头越来越小,就知道不能再向前了,于是掉头折返。逮到蚂蚱后,拿一根狗尾巴草,把它们穿成一串儿,凑在一起,比比谁的更长谁的更肥。玩够了,带回家,放在虾酱碗里上锅蒸。蒸成诱人的紫红色,就是一道下饭的小菜。

水泥路的西边,靠近河面是一大片河滩。河滩里遍布大大小小的浅水洼,水洼旁长满黄蓍菜。秋天一到,黄蓍菜把河滩变成红色的海洋。这个时候,我们会把黄蓍菜砍回家做烧柴。埭口街上几乎每家门前都会有一片摊开或是堆起来的黄蓍菜,灶堂里也必定能听到烧黄蓍菜独有的噼里啪啦声,也必会升起一股股细腻的独属于黄蓍菜的灰白色轻烟。

退潮后,海洋码头周围的河

滩湿润而柔软,一行行断断续续的足迹延伸到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小洞口,每一个洞口都会有一只小毛蟹,它们或半隐身形或在附近徘徊,一有风吹草动,便迅速爬回洞里。空荡荡的河滩,让你觉得它们好似从没出来过,让你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看错了。

初中时的一个下午,我跟同学逃课,来海洋码头下面挖毛蟹。我们边走边聊,提着水桶,踩着水洼。走上海洋码头,望着不远处河边停泊的渔船,望着埭口桥上来来往往的人,在慢慢下沉的夕阳里,我们聊了很多。

那次是我最后一次去海洋码头,也是对海洋码头最后的记忆。那时候懵懵懂懂,只是觉得夕阳下的海洋码头很好看,水桶里的小毛蟹很好玩儿,想跟同学一直待在那里。现在想想,那次逃课名为挖毛蟹,其实是一次心灵的放松,是对未来迷茫时为自己寻求的一个慰藉。

人的感官是有记忆的,当你听到老家的方言,闻到老家的味道,甚至是看到关于老家的一个词汇时,那些封存的思绪瞬间就会打开,将你拉回到多年之前的某一天,某一刻。你的内心顿时柔软下来,你会觉得童年、老家、一切的一切,都是那么美好。我们为它的远去遗憾和伤感,但得到更多的,是抚慰和治愈。

如今,我们一家人都住进了厂里的楼房,但老家的房子,老家的那些父老乡亲仍然是不能割舍的牵挂。每当回老家,看到自己的老房子,听到一声声的乡音喊着我的乳名,内心说不出的温暖。

埭口海洋码头

□秦辉

